

4月21日下午，我到中山公园观摩了“浪漫四季，聆听肖邦”首届上海长宁国际肖邦草地音乐节的开幕演出。两千多名观众或坐或躺或站在公园在草坪上，在造型独特的肖邦雕像前欣赏着美妙的音乐。音乐会的演出阵容豪华、形式丰富，请来波兰钢琴大师嘉尤士·肯斯卡、旅德钢琴演奏家唐瑾来演奏肖邦不同时期风格的钢琴曲；著名表演艺术家曹雷以及女高音歌唱家邱曙苇以诗歌朗诵和独

在肖邦雕像前欣赏肖邦音乐

郑秀云

唱的形式呈现肖邦生平和艺术歌曲。而我的学生，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947资深编辑、钢琴演奏家李长缨与旅法长笛演奏家汤芷诺以长笛钢琴二重奏的形式演绎了肖邦夜曲、罗西尼主题变奏曲、悠扬深远的长笛声与行云流水般的钢琴声真可谓珠联璧合，将听众带入肖邦乐曲美妙的意境之中，而主持人虞莉娅生动的解说让草坪音乐会变得惬意而轻松。

此外，还见到草地上有关肖邦的版画创作展，

以及肖邦的书籍乐谱和音响制品，这些都为我们观众提供了更多途径来了解肖邦。肖邦雕像、钢琴、草坪、展览、书籍、艺术家、听众这些元素有机地聚合于中山公园，高雅的古典音乐与优美的城市花园完美融合，让市民能近距离聆听、享受高雅音乐，这样的情景似乎只可能在欧洲的一些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才能碰



完善和提升。整座城市文化氛围日益浓厚，文化品位不断提升。

我为上海这座城市而感到骄傲！

我的一位喜爱音乐和文学的好友金智敏也来欣赏草地音乐会，见到我与学生李长缨的合影，即兴创作了一首诗：

让我们照张合影吧，不用刻意化妆，一切自然天成。你依然留着学生时的发型，而老师有着树的风采。渴望与深邃的眼神在交融。时光的妆扮恰如其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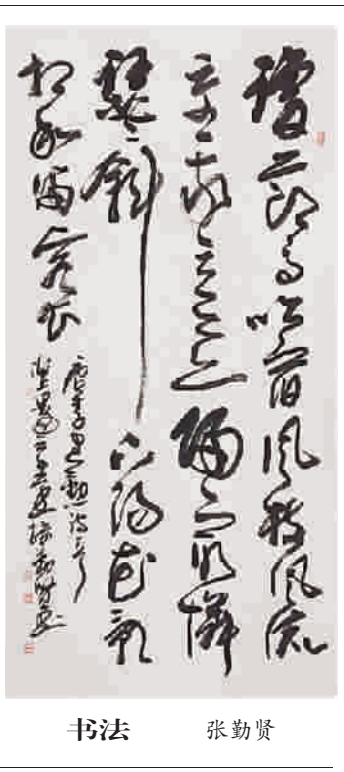
让我们照张合影吧，与熟悉的陌生人，一起走近肖邦。世界需要音乐，我们需要肖邦；一切自然而然。当你从法兰西魔笛，漫步到普罗旺斯，把巴洛克串成美丽的珍珠，

并让午夜巴黎，变得非常浪漫。这些老师都知道，最恰当的爱就是，默默地关注。

让我们照张合影吧，为了此时的幸会。如果再次相遇，我们还能忆起彼此。在这浪漫四季，曾经聆听过肖邦！

衡量一座城市的现代化文明的程度，除了有高楼大厦、便捷的交通、发达的金融，繁华的商业外，其实还需要有良好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品位。而这些氛围和品位并不能像搞基本建设工程那样迅速建立。它是需要有一个漫长的滋养和积淀过程。

记得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上海的市民走出了唱语录歌，跳忠字舞，八亿人民只有看八个样板戏的文化艺术荒芜年代。流行歌曲、古典音乐、歌剧舞剧、芭蕾舞等各种艺术形式呈现百花齐放的状态，上海的市民们如饥似渴地享受着各种艺术的熏陶。但是因为艺术素养的匮乏，时常在欣赏音乐时闹出不少笑话，如在欣赏交响音乐演奏间歇



书法 张勤贤

的。当下，有不少人愤世嫉俗，斤斤计较，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一个方面。但反过来，如果我们对发生在周边的那些貌似鸡零狗碎的荒唐事离奇事听之任之，对自己身上的一些恶习视而不见，也总是一种失望和自责吧。

我曾经在网上看到一篇微文，作者宣称，如果人类的文明无法跟上时代发展和科技创新的脚步，那么，人类最终就将消亡。忽然觉得很恐怖，但愿只是杞人忧天。

老夫子走了。高式熊丈走完了九十八年的人生，安详地西去。二三十年前，熟悉他的后辈常会亲昵地戏称他为高老头。近些年来，大家都不再开这个玩笑，都尊他为老夫子了。但是老夫子还是像周伯通老顽童一样嘻嘻哈哈，老是给人带来快乐。

高老夫子是个异数。按理说，他的少年、青年时代应该是上学校读书的。先严出生在清朝最后一年，宣统三年，比老夫子早十年，就已经不上私塾，而是接受新式学校的教育了。高老夫子却始终没有上过学堂，而是在家里，接受庭训，由他的翰林公父亲亲授四书五经。每天还必须用毛笔写字，光《说文解字》就抄写了四遍。

我们熟悉高老夫子时，他已是中年，即便到了晚年，一向低调，从不掉书袋，炫耀自己读过多少多少古书。我很喜欢唐诗，偶尔也学诨几句。和老夫子谈诗才会发觉他对字之平仄，平水韵的韵目熟悉极了。但是他不喜练习。这一点，和沙孟海社长相似。沙先生当然饱览经书，于诗词则向不措意，也很少见沙先生的书作有抄录自己诗词的。但是，沙先生和高老夫子都是吾乡宁波的真读书人。

所以，高式熊老夫子的谢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线篆刻家中，已经没有人读过四书五经的读书人了。

唉，如果，如果去年尊他为西泠印社社长，那该多好！时光不可倒转，即使现在再送上一个荣誉称号，也晚了。再要找一个系统地读过古书的篆刻家社长，大概是找不到了。

当然，老夫子不是国学大师。倘若他生活在清代，“光宣侍从”的太史公父亲严厉督教，苦苦求学，也有可能成为国学大师的。但是，老夫子向学以后，时代对他没有这种要求。我记得启功先生谢世时，有一份讣告称其为“国学大师”，杭州的章祖安先生曾撰文评之。是啊，四书五经固然是国学的一部分，也仅仅是基本而已。但是，就是这“读过四书五经”六个字，恰恰是我们都缺乏的。

对于我们六十岁到八十岁的篆刻家们来说，重要的是“补读”。因为我们读书太少。举凡繁体字的转换，题跋的撰写等等这些最起码的本领，往往捉襟见肘。老前辈就不一样。一次见高老夫子挥写对联，字的笔画少，显得空荡，落款时既写年月又记籍贯再续年龄，再加上“率尔操觚，工拙不计也”以充实之。不读古书的人，无法应付裕如。而对于读过古书的前辈，真所谓小菜一碟而已。

齐白石有“老年肯如人意”的闲章，而高老夫子是一向肯如人意。三十多年前，我曾随他出访外地。挥毫应酬，几无闲暇，从书记写到司机，一无怨言。四十多年前，上海作协的魏绍昌先生曾请他刻二方姓名印，以赠日本女星。老夫子一口应诺，还奉送二方印石，急就而成。巧的是，这二方印章的印蜕我夹在日记本中，保存至今。

高老夫子

陈茗屋

中野良子和栗原小卷是四十年前在中国大名鼎鼎的日本人。那时，睽违多年的日本电影一下子涌进中国，《追捕》和《望乡》，大家趋之若鹜，争相观赏。《追捕》的男主角是殿堂级的高仓健，女主人公真由美即由中野良子饰演。中野那时青春靓丽，小小的眼睛，日本式的美，日本式的野。真由美成了中国人最喜欢的日本名字。中野良子和稍后的山口百惠，成了那时代年轻人的偶像。虽然，在日本，中野还算不上一流明星，当时日本娱乐王国东宝公司的明星年历，她也没有入选。却是在中国，成就了她的超一流的明星地位。栗原小卷，演技派大明星。当时，在日本就已星光璀璨，且漂亮异常。在《望乡》中饰演女记者，采访年老色衰的阿崎婆。故事感人至深，追述了日本在成为强国以前，靠大量少女去南洋卖春筹款的悲惨历史。《望乡》之后，栗原又主演了《生死恋》，又一次征服了中国观众。

高老夫子的这二方印章，一朱一白，尽是他的老实家数，堂堂端庄。边款更是有趣。栗原的是“祝您演出《望乡》和《生死恋》成功！上海观众赠。高式熊篆刻。一九七九年九月”。中野的是“祝您演出《追捕》和《吟公主》成功！上海观众赠。高式熊篆刻。一九七九年九月”。

魏绍昌先生是研究鸳鸯蝴蝶派等文化史的名作家。方去疾老师和吴朴堂、单孝天二位先生合作的《古巴谚语印谱》《养猪印谱》就是他策划的，内容均为其撰编。

栗原小卷和中野良子早已息影，日本的年轻人早已把他们忘记。中野则还活跃在中日民间交流的活动中。年前，她推荐在日华人，著名的文物策展人陈建中兄，荣获“第六届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奖。她和建中兄一起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屏幕上，依旧星光熠熠。

中野会说几句中国话。每次活动，她一定会故作严肃地说“我是中野良子”，接着又会诙谐地宣称“不！不！不！我是真由美！”还会露出少女般的笑容。



中野良子



栗原小卷

生活中，总会有一些想不通的地方。有些想不通是暂时的，时间一长也就不再纠结了。比如车身分广告。依稀记得，第一辆公交车涂满广告，在大马路上招摇而过时，就引发了热议。反对者最主要的理由，是车身分广告会造成视觉污染，影响交通安全。后来呢？后来并无确切的数据可以证实交通事故与车身分广告存在必然的联系，于是慢慢地便见怪不怪，不通自通了。

但还是有不少脑子转不过弯的地方。

影视剧或是其中最百思不解的集聚地之一。当今影视片中的人物，衣着打扮一味追求新潮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烽火狼烟的战争片里，双方一场鏖战，将士们端着各式枪支相互狂射，子弹一串一串又一串，源源不绝，魔力十足；身上的衣着始终整齐挺括，彪形大汉中，有不少理了个最时髦的“帅哥发型”；娇媚的女兵中，更不乏六月飞雪，乌云鬓，仗打得再惨烈也不走样。导演不管不顾，一众审片人员居然也会睁一眼闭一眼地放行，实在无法理解。

老者自尊，是为古训。但如今，为老不尊的事例却屡见不鲜。最近在城区最热闹的十字路口，碰巧见到一个老爷叔闯红灯。闯就闯了吧，但他居然不是沿着斑马线走到对面，而是斜刺里插进车流，意欲一气走到对角的人行道上去。交警看到，立即追上去，一直追到十字路口的正中心才把他拦住。更令我惊诧的是，当我之后跟着这个老爷叔过了两条马路后，却发现他忽然变得神定气闲，先是掏出一支烟，用打火机点着了，随后一边吸烟一边笃悠悠地踱着方步观赏起街头的风景，全然没想到自己也成了一道风景一朵奇葩。

“啃老族”是当今一个新名词，他们大多已是中青年，却横竖不肯“断了奶水”。电视里有档节目，专门调解家长里短的，其中常有这样的啃老者出现。有个大男人，父亲已去世，妻子也已和他“拗断”，带着个孩子与母亲住在老屋里，所有的吃用开销全靠母亲承担。母亲长年累月，不堪重负，所以希望他每月交出五百元生活费，可他却是支支吾吾、推三阻四地不肯答应。看着他那副窝囊猥琐的模样，你除了感到“触气”，就只剩下叹了口气。

外卖现在十分风靡。要知道，煮咖啡、泡茶、削水果等，也是一种海派风度的展现，一种“慢生活”的享受啊，连这些个过程都给省略了，岂非舍弃了许多情趣，长此以往，还不懒到骨节骨髓里去。

想起了一则古代寓言。从前，有个妇人百般宠溺她的儿子。一天，妇人要出远门，生怕儿子饿死，就做了一张大饼，中间挖了个孔套在儿子脖子上。结果呢，儿子居然懒得圈也不转，等妇人回到家，已被生生饿死。古代寓言自然不能当真，但寓意却是深刻绵长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同一等级的城市是对称分布的，对称的形式有格子状分布（即平移对称）、左右对称分布、中心对称分布、旋转对称分布，全世界皆如此。根据这个规律可以预测什么地方可能出现新的城市，我在一些省市的党报上发表“长篇大论”作为建言献策，收到积极的效果。

用过的地图有 100 多份

叶大年

我在浏览了德国城市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的著作后毅然决定另辟蹊径，主要立足于地图来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我买来各种比例尺的中国地图（包括分省、分市、分县的）、中国的历史地图集以及世界各国的地图，用直尺和圆规在地图上比划，用各种彩笔描绘。我用过的地图有 100 多份之多。经过一年多夜以继日的努力，1995 年我提出了城市对称分布的理论，这个理论的要点：在地图上的分布是有规律的，城市大小分等级，

的格子状分布，这个各自的走向和中国的高速公路与高铁的纵横格子完全一致，是一种非常合理的分布格局，中国的地级市格子，在秦始皇的郡县制建立时就有了雏形，2000 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地级市不能取消，它的发展有利于农民“就近城镇化”。在会上我展示了中国地级市格子状分布图，李克强总理饶有兴趣地留下了这张图。两个月后，李克强总理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大会上讲话时提到这张图。从钱伟长先生和我的那次谈话到“中南海献图”时隔整整二十年。

我的本职工作是矿物学研究，但是人文地理是我的业余爱好，这种情怀应该是我和长三角在学术研究上的缘分吧。如果说与长三角人文上的缘分那就大了，有趣的故事还有很多，若有机会且听下回分解。

上海人的工匠精神和创新思维使这座城市不断前行。

责任编辑：杨晓晖